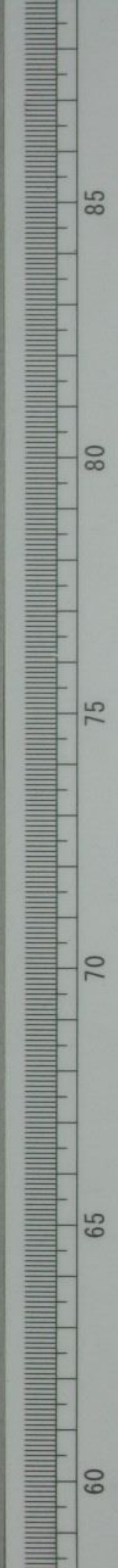




文選第十五冊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5



文庫 11
D 82
15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果尔少枝

廣塚
席

彭
漢齋

書中

文林郎李有為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010190555165

48-11790

新山泉文庫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

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

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

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蜀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

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母曰姻婦之父母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

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取貴違異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自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

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人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

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此

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胡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勝於匈奴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不令燕且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黠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責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楊州舊屬江南今魏徙揚州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
魏志劉馥字元

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貸他改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而加恩貸也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切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

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蕙懷忿

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想暢本

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

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常因而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

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

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群臣曰吾所用兵誰可

伐者大夫閔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

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

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

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

餘言荆州之士非我之分今盡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

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謂彭復往明曉

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此吾不食言

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

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濼祖了切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己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

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

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

國策曰智伯伐趙趙士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

君曰智伯伐趙趙士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

為輔氏

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
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此四士者豈聖人哉
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
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
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
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
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
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
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
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舡欲渡至於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甕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

迎信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
無以威脅重敵人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
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
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
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
出漢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
水人更始亂囂立歸天水招聚
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
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
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
浮與彭寵書三夫不
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
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

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
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
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
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
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
陀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
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
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
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
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
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
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

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
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備亦足為効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
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
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楊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
早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傳曰
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

晉藥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願仁君及孤虛心回

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毛詩曰衣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周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易曰牽復吉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典略曰所質為朝歌長大

魏文帝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

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詩

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

異說各彈碁間設終以六博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

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射以巾角拂碁子也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

謂未得正祿所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

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叅從無聲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答

必哀莊子仲尼曰余頤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

又書曰則長逝者竟魏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

聚散變化無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藜賓紀時景風

方皆異物也

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暖眾果具繁

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

車毛詩曰命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老子曰道

之云遠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

人自愛

與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

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猶也三年不

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

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

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

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而行終累大德而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

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雍門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著中論二十餘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

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一家之言

而不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技淚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

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

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

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

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

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賦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

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
也與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

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莊

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
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東望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呼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

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

太子與繇書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毛詩曰

如珪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

之名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器也

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

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有稱疇昔流聲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將來孔子家語曰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左氏傳曰

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

滅之遂襲虞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節厲義通乎至德竊見玉

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逸王

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
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

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林會說文曰林拊手也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為太子文學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絲在鄴城太

李陵詩曰行行且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

自割無令五內傷氏之易煥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爛兮其滿目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

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

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嘉

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

况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

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曹子建

曹子建

曹子建

曹子建

曹子建

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冰碧
索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
師尚父時惟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
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
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脩
太尉之子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
故曰上京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
抱荆山之玉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
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吾
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弥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韓詩外傳蓋晉曰鴻鵠一

舉千里所恃者六翻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

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

効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

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

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古卧切若人辭不

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

與共者至于春秋于游于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

媛于慈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

雅曰美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割戰國策

韓王曰韓之劔戟龍淵大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虞

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而好詆丁禮訶呼歌文章掎

居綺切撫切石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

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

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

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

可無息乎毛萇詩傳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蓀蕙之芳

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

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无能尚居者自咸池六莖

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

項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

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

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

足樂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

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為郎然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

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勳力一心四

流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

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

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雖未能藏

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古博雅君子與我切非要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

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典略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

之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詩

終也彌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

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

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荆軻與

高漸離歌於市已過屠門而大嚼切雖不得肉貴且

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

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

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食

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瀟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

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

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

曰唐叔故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

參為晉星維六龍於扶桑又曰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

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折若木

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

濛汜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懷戀

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

風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曠

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謂治

也可令熹許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

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

子曰

堯舜其家備病諸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有求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而得之者也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焉季重之書相映耳

荅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也况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

慕猗頓之富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滌

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

十人偕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

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

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無馮諼切爰三窟之効漢書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問

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

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

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

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

嘗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潛王孟嘗君曰先生為文市義

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

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

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

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

置酒大會賓客

置酒大會賓客

置酒大會賓客

置酒大會賓客

置酒大會賓客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
曰今日贏之為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凡此數者乃質
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
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
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封禪
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左氏傳箴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君天
也
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
仲父仲尼也
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毛詩
載清醑又曰
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
越絕書曰越王乃
嘉肴脾臄
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
斯盛德之
兮嫫母勃屑而曰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

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若乃近

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
楚辭曰挾秦箏
而彈徽又曰二

入齊容
起鄭舞
墳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舞賦曰耀華屋
而煇洞房周禮

靈鼓也
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比懾肅慎
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陳惠公賓之有隼

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
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

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
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漢書

辭宗賦頌之首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平聲鄭

日司馬相如蔚為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

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伯有賦

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

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慙曰赧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

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

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

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各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

迴車毛詩曰雖无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

之眾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眾一旅五百人也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武跡也若不改轍

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猿猴也不勝見恤

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

得往故為報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遊甚歡。左氏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

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

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

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

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

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籛也。其為魚味薄而美，若士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鮒其為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芒針為鉤，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以，問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日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

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故使

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曰：瑶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饌，爵鄭立曰：今文勝多作騰。牙曠高

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鼓琴，侯曰：子之琴何也？師曠曰：臣死，無以報君，故敢鼓琴。今臣死，無以報君，故敢鼓琴。今臣死，無以報君，故敢鼓琴。

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當此之時，仲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

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侯遵，雷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有期，會狀母，迺令刺史從後閣出去。

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

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諸君為主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
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追惟耿介迄于明發辭
僕夫具有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辭
曰獨耿介而不隨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毛詩曰明發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
子也詩曰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
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
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志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
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
日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因白不悉璩白
公羊傳注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因白不悉璩白
日適遇也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闐有匪
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
又曰雖則如雲匪我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
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皆鷹揚虎視
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叅於高妙復斂翼於故
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南
子曰卓然獨立塊然處禮記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
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
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
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耻義未

詳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貧郭

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

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

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以學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遵字

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悲風起於閨闈

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蘇不爨清談而

左氏傳楚宰遠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已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

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

取薪也蘇取草也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無菜茹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

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

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

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

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剩之

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

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

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

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

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嫱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効明

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

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昔夏禹

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時

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時

紆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

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

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擗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

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鄭音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

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

而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曹書一首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洛北

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

風伯掃途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

蕭蕭又曰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

為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

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扶寸肴脩味踰

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

口不能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苑音鬱柳之下淮南子曰禹

毛詩曰苑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初秋

彼柳斯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

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嬛一緣稱妙何其樂哉列

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雙鶴

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

不虛矣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置塵晏子春秋曰

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聘之器器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邳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

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

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

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

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縉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丹

水所出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

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之

前者邑人念弟

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

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

然後有官小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侯伯子男

史延及庶人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且官

壽幾何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

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

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

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

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

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

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

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祭天而發

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

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

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朗

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

可矣孝經曰立身行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

道揚名於後世

不倡遊言鄭

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廣開
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劉杜二生想數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復
為書慎夏自愛瑒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韻諺胡氏

廣塚

瑒

文林學士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慚

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

聞之以黃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

也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

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之言不知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

通衆藝多言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

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

耳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

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

組而代之手薦鱗芻漫聲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

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

得無悶也趙歧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

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

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

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

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蕙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

聃曰蕙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

厄窮而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

堯朝許由於霑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子房

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

也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

附所安周易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

循性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替曰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

鄉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

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

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

想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

業終徒冬切史記太史公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

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而慢相成

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

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

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

頓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

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芾厥豐草阮嗣宗只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

慢弛之闕資材量也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

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能言者好盡謂言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

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抱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

坐一時痺必寐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

作說文曰性復多虱瑟把蒲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

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己為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纔

雖瞿音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小偃謂晉侯曰天子降亦

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

也誼賢麗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

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

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

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

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耕而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兩無蓋門人曰商

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宏嗇其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

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

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華子魚

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

不强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

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

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

夫固辭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

石民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

斷也章甫己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

冠名也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
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子知之乎
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之
曰赫今子欲以吾項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
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
此天地之平而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
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己所不
不能堪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
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吾新失母兄
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
病顧此恨恨向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
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

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
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恨恨悲也今但願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黝黝與媯同奴了切之不置
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
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
日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
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
之所乏耳非如長才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
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麀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燠室繇繡狐貉顧謂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

豪取嘗之苦於口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負陵區

區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滅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

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

劭至吳不孫子荆敢為通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

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

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

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

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東觀漢記曰

懼或幽而光尚書曰桓靈失德災釁並興孝桓孝靈漢

天之歷數在爾躬詔策曰大禹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

能亡失德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於是九州絕貫皇綱杜文

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四海蕭條非復昏德民墜塗炭茶與塗字通用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類宋均曰運籙運也周易曰

肇造我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

既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土

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

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世載淑美重

成王定鼎於郊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

光相襲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

相襲若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

宅封禪書曰此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

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

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擁帶燕胡馮凌險

遠左氏傳子產曰今陳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統文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

貢所以無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

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孫權往來贍遺權使張彌

志服也

許晏等齋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
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
狁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信能

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

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
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

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

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書

有遼東郡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

醜非其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

列郡祁連山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庶

海經有大荒離散不安其居民庶

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東夷獻其樂器

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曠世不羈應

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魏魏蕩蕩想

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吳之先主起

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

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亦舉兵荆州討卓引軍還

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

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

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劔閣銘曰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

江五湖之利也權實堅子備則亡

文四十三

虜假氣游魂 二邦合從 容東西唱和 漢書合從連衡力

鳥魚為伍 互相扇動 距捍中國 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予和汝 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

其寧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 魏志曰咸熙元年 文武桓桓

志厲秋霜 荀悅申鑒曰人 廟勝之筭 應變無窮 孫子曰

而廟勝得筭多者也 又曰 獨見之鑒 與眾絕慮 春秋元

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明王獨見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 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

四海歸往 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 長轡遠御 妙略潛授 偏師同

放勛欽明萬幾已見上文 心上下用力 稜威奮伐 采入其阻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

曰采入其阻 哀荆之 旅毛甚曰深深也 并敵而奪 其膽氣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可奪 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 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 魏

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

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

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

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

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

君書曰小戰勝逐比無過五里左氏傳 開地五千列郡

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三十師不踰時 梁益肅清 穀梁傳曰伐不使竊號之雄

稽顙絳闕 禮記曰拜而後稽顙 絳闕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 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 左氏傳曰

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 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 此皆

前鑒之驗 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 又南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志曰交阯郡吏呂興等殺太蟬蛻內向

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

外失輔車唇齒

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而徘徊危

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

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

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雋又盈朝

尚書曰百僚師師

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毛詩

厥虎臣闕如虢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

國富兵強六

軍精練

新序曰孫叔敖

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毛詩曰翰

左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自頃國

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聖人異器械

修造舟楫簡習水戰

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曰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

濬決河

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

樓船萬艘千里相望

漢書

曰江淮以南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

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剗木為舟剗木為楫

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

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曰愛人治國

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

能無知乎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

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

求多 蹙然改容祇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是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

侍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

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 豐報顯賞隆

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楊充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 爾乃皇輿整駕

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

或為 遊龍曜路歌吹盈耳 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

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 尚書曰受

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

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左

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

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

上一日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

願公聽樊噲言楚辭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

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

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瘳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過五

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
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
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
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
死郭璞穆天子傳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左氏傳令尹
曰湏乳汁也竹用切石苞白子慎其所去就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盱眙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願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邽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
嘉遯貞吉惟別之後離群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盟者鄭玄曰警戒旦長庚告昏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騷曰恐日首是瞻馬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踣踞交錯陵隰相望徘徊

九臯之內慷慨重臯之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

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

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

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今將

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昔江州之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於龍耳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

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夫物不我貴則莫

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牽陋字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迴路涉

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歷曰日夕惕若厲肆目平隰

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

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廼顧影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

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

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大山蕩北海蹴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

吾之鄙願也劉駒駮郡太守箴曰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大漢遵因化洽九區

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子植根芳苑擢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

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

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煒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十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

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各敬爾儀敦履

璞沈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

時出器為棄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庸耕輟耕壟上

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鶯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

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立功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立事開國稱孤延篤與張負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

侯自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記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

高祖曰始陛下定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天下何其壯也

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

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今天下已定又何慮邪

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

於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國孤遂用猖獗至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為于今日志猶未已

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推赤心

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

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

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將軍之所知數于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楊賦曰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朱鮪涉丁牒切血

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滔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刺也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

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不遠而復

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

親之恩枉屈大法盜鐵論曰明王茂將軍松柏不剪親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

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桓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

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

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乘

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滔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敕

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將軍獨覲顏借

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毛詩曰有覲面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宋書

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又曰公以舟師進討

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街壁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

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

蘇武書曰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但見異類

卜氏此三姓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

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其貴種也

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

周易曰惡不積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焦爛見下

文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

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元三年蕭衍廢其主

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

書曰朱旗南部落攜離會豪猜貳

晉中興書曰胡俗以指自相夷戮

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方

當擊頸鬻邸懸首藁街

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女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

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鬻夷邸間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

子之在此也猶鷲巢于幕之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

絃登陴

婢移切

豈不愴恨

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

鼓感故交之綢繆撫茲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所以

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擗然授兵登陴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

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侯使人召

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而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

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秦畢能秦必可亡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
河果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

入秦子莊子惠子曰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王

言思聞良規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朝曰武帝也

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

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夜郎滇池解辭請職朝

鮮昌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嵩昆明編

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緜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
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眾王滇池又

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
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

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
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

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

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

德茂親揔茲戎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

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晉中興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書桓温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
洛汭又曰奉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

重荅劉秣陵沼書

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暮
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永

丘遲頓首

劉璠梁典曰劉沼
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峻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孝標集有

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

異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

悲其音微未沫昧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

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泣然不知

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

哀而出涕曰予惡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

幾何也壁之猶駟而過郤也郤古隙字而秋菊春蘭

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京東

賦曰其梗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

知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

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若書

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

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

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家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

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

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
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
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日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
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
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
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

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

丘作春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

王道成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陵夷至于暴

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

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

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
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
八人皆坑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

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
與秦儀雜就漢書曰秦燔書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事傳者漢書曰秦燔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秦燔書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漢

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
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
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

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
晁錯往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

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
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而成成經也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
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

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

未焚書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天漢武帝年號也

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

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博問人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

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

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太公金匱曰夫人可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

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

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

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

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

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

爾雅曰芥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屣聞鳳吹於洛浦

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維之間薪歌延瀨未聞

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

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翟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

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

乍迴跡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蒼頡篇曰黷垢也嗚呼尚生

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

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倜儻

世有周子雋俗之

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

山陰令稍遷國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

隱南郭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又曰南郭

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偶吹草堂濫

巾北岳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誘我

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騫

好爵吾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

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

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候山潛之逸士

生芳蕭子顯齊書曰顯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汎涉百家長於佛

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務光

何足比消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

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

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滴漢書注曰騶馬以

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

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

也製裁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

草木而如喪至其細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

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

于屬縣漢書曰府君勸耕桑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

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帙長殞法筵

久埋敲扑誼躑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恹恹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

賦曰陵高賦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

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鵲

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蘭蘭佩也於是南

岳獻嘲北龍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

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蘄無盡

灑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

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今又

促裝下邑浪拽制翊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

日拽舟也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呂氏春秋曰中山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豈可使芳杜厚

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

文而世

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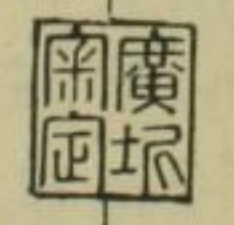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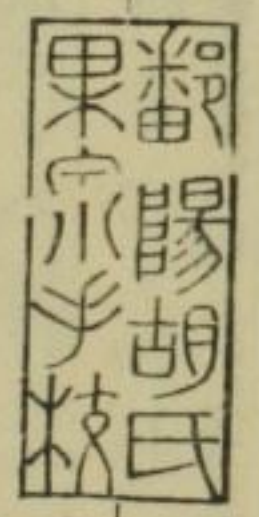
三

顏薜荔無恥尚書曰余心顏厚有忸怩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
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宜岫幌掩雲關
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於是叢條瞋膽壘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
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棘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此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

楚事齊禮記王制曰五方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

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

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移師東指

詩曰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

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之長言君者大之也

頌曰捷為縣常效貢職不敢惰怠論語撰考識曰穿

頌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

歸德頌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

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

起軍法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追將帥也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燧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攝奴頰切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處列東

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肱血膏潤草肱古才切今奉幣役至

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謚猶號也

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

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已親見

近縣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

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立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

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媼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

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

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

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

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

太后臨朝以吕侯子台為吕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

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替能無

亂乎高唐賦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太宗

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

帝

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

帝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

之表儀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宦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

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

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宦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

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食人郭璞

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 父嵩乞匄攜養

因賊假位 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

鼎司傾覆重器

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贅闔遺醜本無懿德

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

尤獠狡鋒恊好亂樂禍幕府

董統雁鳥揚掃除凶逆

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闔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闔人

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董卓字仲穎隴西

中因曰幕府 董卓字仲穎隴西 董卓字仲穎隴西

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京呂

布誅卓左氏傳樂鉞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故遂與操

同諮合謀授以裨師 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謂其鷹

犬之才爪牙可任 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至乃愚佻

累世展鷹馬犬搏擊之用

至乃愚佻

短略輕進易退

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傷夷折劔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

書曰表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刺史被以虎文

獎蹙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

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而操遂承資

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

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賈逵國語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剥元元殘

賢害善於般父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

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

孥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

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

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故復援

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

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漢書曰膠

冰散席卷各爭恣妄

文四十四

漢軍壁弓高侯
執金鼓見之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
謝承後漢書曰

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
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
則幕府無

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
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

我有天造
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
魏志曰董卓徙大子都長安後韓暹

於西也
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

還雒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

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
家語孔子曰是

三臺專制朝政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爵賞由心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議者蒙隱戮
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

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

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
范曄後漢書曰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

如瀆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

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

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表術僭亂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尚書記朝會公卿充真品

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

親臨發掘破棺擿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漢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金校尉所過隨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

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

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

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容冀可彌

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禍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

氏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

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

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

涓淪山谷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

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

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

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薛公留于禁屯河

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

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威靈

折衝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外晏子謂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

之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

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并州越

太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表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

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

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

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雷霆虎步並集虜庭李陵

幸託不肖軀若舉炎火以烤飛蓬覆滄海以沃爍炭有

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秋蓬

河而灑焚火其尅必矣聲類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

曠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覆

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

曰徽

備也微與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

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刃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

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

而奪取曰篡義患切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操又矯命稱制

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眾旅

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

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書到荆州便勒見兵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州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賞錢五十萬部

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

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

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不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穎川人也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

也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小人臨禍懷

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

以洿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

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譬猶穀卵始生翰毛

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穀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

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刀勃謂謂田單曰跡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

甸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

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

之於不拔

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悅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昔夫差承

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及吳王濞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

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南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

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匈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鏃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七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

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

首已陷其匈

天給音殆

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

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漢使人鏃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七

首已陷其匈

天給音殆

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

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漢使人鏃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七

首已陷其匈

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表紹表術也魏

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

餘鋒捍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鸛視

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

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近者關中諸將復

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

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阻二華據河

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

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

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

公乃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曠騎夾

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連獨見之明

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

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口百萬是後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進脫走還

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

年建安二年乃死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魏

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又鎮南將軍張

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

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皆我王誅所當先

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

加故且觀兵旋旆

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

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下誅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公西征張魯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

里

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

軍入散

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

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

至河池氏王竇茂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

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

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

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

魏志曰魯弟衛夜逃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

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

巴夷王朴胡賓邑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

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

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

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

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

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

子皆為列侯

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

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

為大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

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

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消動曰甚夫執

鳥之擊先高攫執鳥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

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今者枳

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

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屠各已見上文霆奮席卷自壽春

而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

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上遣

將軍楊僕入軍於越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尅期五道並入大舉天師至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疾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

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

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

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

降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還

討眭固薛洪膠尚開城就化

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

仁渡河擊之因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

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膠音留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

功魏志曰公擊滔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奐蓋有二

名郃烏合切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

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

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

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遜保岐山圍守鄴城則將軍

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蘇游反為內應

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子開門入兵

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

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攻逐袁熙舉事來服

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

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容
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
賈遠國語注曰此言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若夫說誘
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禍為福報怨以德
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泥滯苟且沒而不覺
隨波漂流與燹俱滅者亦甚眾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御雷霆難以冀矣魏志曰太
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
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
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千人斬
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
可拔乃引退

也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吳志
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輔恐權不
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
告權乃還為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
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賊義殘仁
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徒輔置東吳賊義殘仁
莫斯為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
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
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
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尚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又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及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及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而並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力少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之

德也

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韓詩曰鷦鷯鳥名也鷦鷯所以愛養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

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蒿同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上之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

其次也

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

死以存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踏

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

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踏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

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踏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

壯士斷其節

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蝨手則斬手蝨足則斬足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

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

禍懷寧迷而忘復

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闇大雅之所保皆先

賢之去就

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忽朝陽之安甘折苜之末

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

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

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慧風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

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曰為

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

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

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毛詩曰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率土齊民未蒙王化

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

有貴賤故謂之齊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劇秦美新若今言平人也

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主上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

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

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悼彼巴蜀獨為匪民

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

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

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

高樓鎮西將軍鍾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

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

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

上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

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毛詩曰告益州先主

益州先主

文四十四

以命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先主姓

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昔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

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蜀志曰姜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

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鳥獸行則滅之內外亂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

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拒之破維于段谷大破之又曰

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

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託

庶民子來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

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九州之

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

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

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史記陳平背項立功於漢曰陳

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左氏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傳管

武降漢拜平為都尉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

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往者吳將孫壹舉眾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孫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反

之妹夫也率部曲將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

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

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

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

遂殺欽欽子駕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駕

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

曰無為戎首鄭五壹等窮蹶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

智見機而作者哉見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

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累卵之危就求安之計豈

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

以其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

知聞

知聞

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

紘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鳥黃切濊烏外切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舟從駝定笮存邛服虔曰冉駝笮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略斯榆舉

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為定笮縣皆屬越雋善曰駝蒙江切笮音鑿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

也羈縻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

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猶不可

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夷椎結左

衽之人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

事其本難知眾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

汜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張揖曰灑沈澹災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澌

字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澌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

灑所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求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皮膚不生毛張晏曰躬

曰腠胝理也韋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胝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腠脛不故休

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啞齟拘文牽俗應劭曰啞齟急促之貌也善曰啞音握脩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詁云宏字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

思乎參天貳地地與己并天是也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
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戾夫為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
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
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牂牁張揖曰徼塞也以木鏤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嶲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獨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謂所駕者遠使䟽逃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習者遠之國不被壅閉習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
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習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

亟務也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

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盲

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

而辭避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大德聖王

大德聖王

大德聖王

